

# 構式“愛V不V”來源分析

## — “愛理不理”類與“愛來不來”類是同形異源構式

胡 玉 華

熊本大学 / 山東大学 (威海)

### 0. 引言

“愛V不V”結構在現代漢語中使用頻率很高，語義特殊，因此受到大家的關注，研究者眾多。該結構符合Goldberg的構式定義<sup>①</sup>，學者都認同它是一個構式，對其進行語義、語用分析的文章很多。如：呂叔湘（1980），武柏索（1988），遲永長（1995），劉承峰（2004），吳愛（2007），李文浩（2009），丁家勇、易磊（2009）等。隨著學者對該結構語義描寫的深入，大家已經認識到其可以分為兩類，即“愛理不理”類和“愛來不來”類。這兩類構式盡管形式上都是“愛V不V”的結構，但其語義、句法、語用差異巨大。學者在該結構的語義描寫和語用分析的研究方面是越來越深入細緻，但對其來源研究的關注度尚不夠，目前的觀點尚有許多偏頗之處，仍有深入探討的必要，因此本文主要對該構式的來源進行分析。並且，隨著對構式研究的深入，目前學者也開始關注修辭與構式的關係，如沈家煊、陸儉明等學者都提出從修辭角度研究構式的看法。這種研究方法視角新穎，可以為很多構式的語義和來源作出合理的解釋。我們發現“愛V不V”構式的來源即與古人的修辭手法密切相關，因此本文以“愛V不V”構式為例，分析其來源過程中修辭手段所起的作用，也為學者探討修辭與構式的關係提供了一個例證。

### 1. 研究現狀分析

對於“愛V不V”構式來源的分析，目前學者們基本都贊同“愛V不V”是“愛V就V，不愛V就不V”緊縮而來的。如，遲永長（1995）：“‘愛V不V’句式實際上是由‘如果愛v，那麼就v；如果不愛v，那麼就不v’這樣兩個假設關係和一個選擇關係兩層多復句緊縮而成的。”但是對於緊縮的原因及形成過程有不同看法。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兩種：

- a. 俞敦雨（1982）認為該結構是受古漢語特有的互文修辭手法影響而產生的。但俞先生的分析過於簡要，且對語義的表述也過於籠統。該觀點提出後，鮮有學者關注。
- b. 江藍生（2007）認為該結構是在語言經濟原則驅動下通過省略和緊縮而產生的句法創新，是經過主觀化的過程逐漸產生的。

江先生在近代漢語研究方面成績卓著，該觀點一經提出，引用者眾多。但我們認為其觀點仍然有可商榷之處，下面對其進行簡單介紹並加以分析。

#### 1.1. 江藍生關於“愛v不v”構式來源的分析

江藍生先生（2007）認為“愛v不v”句式是由復句“愛vp就vp，不愛vp就別vp”經刪除和緊縮而產生的創新格式，並且以“愛吃不吃”為例來推測了其從正反並列雙小句到四字格短語的大致語法化過程：

- a. 愛v就v，不愛v，就不要v了：愛吃就吃，不愛吃就不要吃了。（語氣緩和，態度客觀）

- b. 愛v就v, 不愛v別v: 愛吃就吃, 不愛吃就別吃。(語氣較生硬, 態度較冷漠)
- c. 愛v就v, 不愛v拉倒: 愛吃就吃, 不愛吃拉倒。(語氣生硬, 態度不滿)
- d. 愛vv, 不v拉倒: 愛吃吃, 不吃拉倒。(語氣很生硬, 態度很不滿)
- e. 愛v不v: 愛吃不吃。(語氣極生硬, 態度極不滿)

“隨著句子結構的縮短和反句中詞匯的替換(不要v--別v--拉倒), 句子的語義和感情色彩都發生了客觀性越來越弱, 主觀性越來越強烈的主觀化趨勢。發展到最後, 四字格短語的意義已不體現為結構中各成分的意義及其相互的搭配關係, 而是表達這個四字結構式抽象出來的意義。”(江藍生2007: 487)

## 1. 2. 該觀點所存在的問題

按照江先生的理論, 則“愛v不v”自產生之日起即表達極其強烈的感情色彩, 表達的語氣極生硬, 態度極不滿。但是, 我們考察該格式早期的用例, 並沒有江先生所言的那麼強烈的感情色彩。就目前檢索到的資料而言, “愛v不v”格式最早的用例出現於《紅樓夢》中, 我們試對該格式的早期用例進行分析。如:

1) 薛蟠道: “**愛聽不聽**! 這是新鮮曲兒, 叫作哼哼韻。妳們要懶待聽, 連酒底都免了。”《紅樓夢·第28回》(p23, 3)

2) 茶博士道: “這是小人一點敬意。公子爺**愛用不用**, 休要介懷。請問公子爺是吃茶, 是飲酒, 還是會客呢?”《三俠五義·第28回》

例句中, “愛聽不聽”的使用語境是薛蟠跟眾親友一起喝酒行樂。從上下文來看, 薛蟠說話語氣不生硬, 他要表達的意思是: 大家愛聽就聽, 不愛聽就可以不聽。“愛用不用”的使用語境是茶博士與客人對話。從上下文來看, 語氣非常和緩, 態度非常恭敬, 意思也是: 您愛用就用, 不愛用就可以不用。這兩個用例都是提出兩種建議, 任由對方選擇, 表達的語氣緩和。如果用江先生所言的語法化的過程來考察, 更接近於第一階段A。那麼也就反證江先生的推測未必可靠, 該結構的產生未必是經過幾個階段的主觀化過程之後逐漸產生的。

儘管江先生對該構式來源的看法在學界影響很大, 但與語言事實有矛盾之處, 因此我們認為該問題仍然有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而探討“愛V不V”結構的來源, 跟其語義和語用及“愛”字的語義有著密切的關係, 故而本文首先對該結構的語義和語用及來源進行探討。

## 2. “愛V不V”的語義、語用分析

我們認為“愛V不V”結構根據句法、語義、語用的不同可以分為“愛理不理”和“愛來不來”兩類構式。下面我們分別考察每一類的句法、語義、語用情況, 並分析該結構中“愛”字的語義。

### 2. 1. “愛理不理”類

該類結構用的最多的是“愛理不理”, 多用於已然狀態。其句法功能是: 一般用在陳述句式中, 通常可以加上一個“的”, 主要作狀語、定語, 也可以作謂語。其語義是: 用在敘述性語言中描述某人的情態。吳愛(2007)認為這種情況下結構的意義是“像是……又不是……”, 該結構的意義偏向於否定, “不是什麼”。如, “愛理不理”: “理睬”與“不理睬”代表兩種矛盾的狀態, 表面看起來似乎不相容的肯定與否定狀態矛盾的統一在一個人身上, 象理又像不理, 其實是傾向於否定語義, 意義是不願意理睬。該

結構有著強烈的主觀性，反映了說話人對現實情景中的某人行為的一種主觀看法，認為被描述人態度不夠積極，傾向於否定性。如：

3) 蘇小姐對他的態度顯著地冷淡，他私下問鮑小姐，為什麼蘇小姐近來**愛理不理**。錢鐘書《圍城》

4) 那夥計本來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這種土頭土腦的外鄉佬，他一向看不順眼。古龍《陸小鳳傳奇》  
以上兩例中，“愛理不理”表明態度極其冷漠，根本不願意理睬。

5) 陌生人坐在那裏，接過服務員遞來的菜譜，**愛看不看**地翻了翻，說：“妳們這兒什麼菜最好？”  
引《四字句型及其應用》例

“愛看不看”的意思是否定的，翻了翻，但是懶得看，根本沒看。

在這種結構中，“愛”沒有具體的意義，僅是表示一種傾向性，其語義指向是被描述對象，表明敘述對象的行為跟說話人的主觀意願，或者社會道德、人之常情相反。被敘述對象的行為是傾向於否定的。

## 2.2. “愛來不來”類

這類構式多在對話中，且多用於未然狀態，往往表達一種強烈的感情色彩，表明說話人的主觀態度。其句法結構主要作謂語成分，有時是獨立成句。“愛來不來”類的構式，其語義和語用功能主要有兩種。

a. 表明說話人的態度是任憑對方選擇，表達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尤其是在格式產生早期的用例，可以歸為此類格式之中。如：

6) 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作哼哼韻。妳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清《紅樓夢·第28回》(p10a, 9)

薛蟠唱曲是希望大家傾聽的，但是他感到大家可能不願意聽，因此才使用“愛聽不聽”這種說法。此處的“愛聽不聽”，用於說話人認為聽話人可能不想聽的心理預設語境之下，也就是認為聽話人的行為傾向可能跟自己願望是相反的。

7) 茶博士道：“這是小人一點敬意。公子爺**愛用不用**，休要介懷。請問公子爺是吃茶，是飲酒，還是會客呢？”清《三俠五義·第28回》

茶博士是希望客人享用自己的點心的，但是因為客人的發問，他心中有一個心理預設，客人可能並不想吃自己的點心，所以先說明即使客人違背自己的意願也無所謂，該結構也是用於跟自己的主觀願望相反的語境之中。

因此，這類結構表達的是一種表面看起來是無所謂的態度，隱含的語義是說話人主觀上認為敘述對象的行為會跟自己的意願相反。這種結構裏，“愛”字仍然是表示傾向性。“愛”的語義指向是聽話人或者敘述對象。

b. 表達一種不滿語氣。

這種“愛v不v”表達說話人的不滿態度，表示聽話人或者敘述對象的行為傾向跟說話人的主觀傾向不同，說話人對此不滿。有時語氣非常強烈，甚至是一種命令語氣，表示聽話人毫無選擇的余地，必須按照說話人的願望執行，否則後果自負。這種結構可以表達強烈的主觀性，往往伴隨著語氣的加重、或者有其他表達感情的伴隨動作。

8) 我們就是這麼個糙禮兒，姑老爺**愛依不依**。不，妳就別吃，還跟了妳那塊大哥吃去。清《兒女英雄傳·第37回》(P22b, 8)

“愛依不依”也就是這個禮必須依從，否則妳就不能吃。

9) “叭噠”一聲，照樣又扔過來了。”天錦提起來說：“就是這個，**愛要不要**！”“嗖”的一聲，又扔過去。

清《小五義·第61回》

“愛要不要”的意思是：要的話，只有這個，否則，妳就別要！語氣強硬，強迫別人接受。

該類結構在單獨成句時，因為語言形式更簡潔，主觀性更強。

10) “愛吃不吃！真他媽不識好歹！”馬林生憤憤地甩手離開。王朔《我是妳爸爸》

“愛吃不吃”，單獨成句。主語承上省略掉了，表達的語氣最為強烈，甚至於最後說話人又加上一句評價性的詈語，來表明自己強烈的憤慨。

“愛”的語義仍然是表示傾向性，其指向是發出動作者，可以是聽話人，或者被敘述對象。

### 3. “愛V不V”構式的來源分析

#### 3.1. “愛v不v”構式的來源有兩個途徑

我們認為“愛理不理”與“愛來不來”兩類構式儘管從表面看來似乎都可以用同一個形式“愛v不v”來表示，但它們的來源不同，可以看作是同形異構格式。我們之所以提出這種看法的理由有三點：

①“愛理不理”與“愛來不來”兩類構式的語義、句法和語用功能都有著很大的差異。簡而言之，“愛理不理”類主要用來描摹情態，可用於描述語言，也可以用於口語；而“愛來不來”類則是用來表達主觀態度的，只用於口語之中。二者的用法迥然不同。

②二者的還原結構不同。如果還原其緊縮之前的結構的話，“愛理不理”類可以還原為：要理睬，又不理睬；而“愛來不來”類可以還原為：愛來就來，不愛來就不來。那麼似乎它們有著不同的來源。

③“愛理不理”與方言中的“待理不理”語義完全重合。

跟“愛理不理”關係非常密切的還有“愛答不理”、“待答不理”“待理不理”（帶理不理）。其中“待搭不理、待理不理”在筆者的方言（山東濟南平陰）中是常用詞語，意義完全等同於普通話中的“愛理不理”。但在平陰方言中，描述性語言僅使用“待搭不理”或“待理不理”，如：他對我帶搭不理哩。此外還可以有：“待看不看”，也是用於描述性語言中。而在表達不滿態度時，使用的是“愛V不V”結構，如：“愛吃不吃！愛來不來！”，決不會使用“待吃不吃！待來不來！”的說法。這就很讓人感到很奇怪，為何“愛理不理”類可以用“待”字替換，而“愛來不來”類則不可以？在平陰方言中，“待搭不理、待理不理”與“愛來不來”，在語感、語義、語用上，幾乎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結構。這也促使筆者去考察，普通話中的“愛理不理”與方言中的“待理不理”的關係。

通過考察，我們認為“愛理不理”類和“愛來不來”類的來源不同。“愛理不理”類來源於近代漢語中的意義相近結構“待V不V”的近義詞替換，而“愛來不來”類則來源於“愛來就來，不愛來就不來”的緊縮。這樣也可以為為何該構式可以表達兩種不同的句法、語義和語用作出一種較為合理的解釋。

#### 3.2. “愛理不理”類結構的來源

##### 3.2.1. 構式“待v不v”

“待V不V”是跟“愛V不V”格式語義類似的一個四字待嵌格式，該格式出現的時間要早於“愛V不V”。通過對北大語料庫及國家語委語料庫中這兩個格式的用例檢索，我們發現，“愛V不V”的最早用例出現於《紅樓夢》第28回，而“待V不V”的最早用例出現於明代的《西遊記》第74回。在現代漢語中，“待V不V”格式主要是“待理不理”這一個結構，但在明清時期形式多樣，有“待答不答、待謝不謝、

待說不說、待理不理、待信不信、待看不看、待抹不抹”等。其中“待理不理”的用例尤其多於其他格式，在語料庫中能檢索到的例句有11例。為了分析“愛理不理”與“待理不理”的關係，我們首先對“待V不V”類構式的語義、語用及來源進行分析。

### (1) “待V不V”結構的句法、語義、語用分析

通過對“待V不V”類構式的用例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其句法功能主要是作定語和狀語，也可以作謂語，作謂語時，通常需要加上一個“的”字；其語義主要是描摹情態；在語用上表表達說話人一種傾向於否定的態度。其語義、語用、句法功能與現代漢語中的“愛理不理”類構式幾乎完全相同。如：

11) 那老兒見他生得俊雅，年少身輕，**待答不答**的還了他個禮，用手摸著他頭兒笑嘻嘻問道 明 吳承恩《唐僧西遊記·第74回》(p3, 12)、《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p4, 2)、《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遊記》(p2a, 7)

12) 等珍哥走到跟前，往靈前行過了禮，孔舉人娘子大落落**待謝不謝**的謝了一謝，也只得勉強讓坐吃茶。明末清初 西周生《醒世姻緣傳·第11回》(p2a, 9)

13) 晁家的管家將陳師娘的形狀對晁夫人說知，晁夫人**待信不信**，差人先去說知，要接陳師娘到家久住幾日。《醒世姻緣傳·第92回》(p5a, 3)

14) 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裏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來，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清《紅樓夢·第32回》(p14, 1)

15) 那春紅**待說不說**的道：“我實是吃不得，這幾日不知怎麼，心裏煩，茶飯都懶待吃！”清夏敬渠《野叟曝言·第24回》(3b, 4)

16) 那一日，午後無聊，正抽著一本《武帝外傳》，在那床上，**待看不看**的躺著。清 夏敬渠《野叟曝言·第27回》(6b, 4)

17) 七姨躺在裏床，正拏著糸由帕，**待抹不抹**的。被一屁彈進口鼻中去，叫聲“哎喲”，暈死在床。清 夏敬渠《野叟曝言·第68回》(p2b, 5)

18) 素臣不像從前靠著隨氏**待看不看**的光景。(清 夏敬渠《野叟曝言·第132回》P1b, 14)  
“待理不理”用例，如：

19) 妳們這會子瞧我窮，回來我得了銀子，就是個財主了。別這麼**待理不理**的。”清 曹雪芹、高鶚《紅樓夢·第95回》(p19, 7)

20) 寶釵**待理不理**的說：“妳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清 曹雪芹、高鶚《紅樓夢·第115回》(p2, 4)

21) 這老家夥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平時倚老賣老的，見了我輩，總是**待理不理**的樣子。清 無垢道人《八仙得道》

22) 如本來認得尚秋，便拱手招呼，尚秋卻**待理不理**的，點了一點頭。如心裏很不舒服 清 金松岑、曾樸《孽海花·第11回》

23) 崇伊道：“此事果然要緊，不論請哪一位，替我去回一回。”那太監**待理不理**的道：“老佛爺正樂呢，誰敢去麻煩！”民國《清朝秘史》

在上文所舉例子中，如果用“愛理不理”去替換“待理不理”，則語義、語用完全相同，沒有差異。因此，“愛理不理”與“待理不理”之間的聯系值得我們探討。下面我們首先考察一下“待V不V”的來源。

## (2) “待V不V”結構的來源

“待V不V”結構中的“待”字，是宋元之後常用的助動詞，可以表達“意願”。我們能查找到較早用例，如：

24) 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27·論語九·裏仁篇下·子曰參乎章》

25) 待不飲、奈何君有恨。待痛飲、奈何吾有病。宋辛棄疾《最高樓·相思苦》

26) 叫了一回，沒人答應，卻待掙紮起來，酒尚未醒，不覺又睡了去。宋《話本選·錯斬崔寧》

到元代時期，“待”做助動詞的用例就大量出現，並且在元曲、雜劇、話本及明代白話小說中大量出現了“待VP，……；待不VP，……”或者“待不VP，……；待VP……”形式，這是一種兩個正反同列的假設關係和一個選擇關係組成的兩層多復句。如：

27) 我這男子漢，到這裏好兩難也呵。待休了來，不想有這些指望。待不休了來，我這大渾家尋死覓活的。元 高茂卿《元曲選·翠紅鄉兒女兩團圓雜劇·第一折》(p12b, 7)

28) 好教我意躊躇，兩下裏可兀的難趨奉。我待不說呵，怎生支對主人公；待說呵，我和他書窗曾最密，怎宦路不相容？元 無名氏《元曲選·龐捐夜走馬陵道雜劇·第一折》(p17a, 6)

29) 適才我那父親、兄弟，夢中說的話，好不苦楚。我待不信來，怎生做這等一個顯夢？我待信來，未知真假。《元曲選·昊天塔孟良盜骨雜劇·第二折》(p7a, 4)

30) 道路傍邊不知是甚麼人遺下一百文長錢。我待不將的來，則恐怕誤了父親齋食。我待要將的去來，怎好昧心貪利。元 劉君錫《元曲選·雜劇·龐居士誤放來生債·第四折》(p73, 8)。

31) 小生欲待要不去，懸心掛意，怎生撇得？欲待要去呵，又惹的人言三語四，使人惶恐，好兩難也呵。元 武漢臣《元曲選·李素蘭風月玉壺春雜劇·第三折》(p18b, 2)

32) 家貧親老，不多近遠有個員外，待要結義小人做兄弟。待不從呵，時常感他恩德多；待從來，爭奈家寬生受。無名氏《全元曲·鯁直張千替殺妻》

33) 三官說：“欲待回家，難見父母兄嫂；待不去，又受不得亡八冷言熱語，我又舍不得妳。明 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難逢夫》

34) 卻說亡八惱恨玉姐，待要打他，倘或打傷了，難教他掙錢；待不打他，他又戀著王小三。明 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難逢夫》

我們推測，“待V不V”可能是“待VP，……；待不VP，……”或者“待不VP，……；待VP……”的緊縮形式。該構式是僅保留了表達意願的助動詞“待”和肯定否定並列的vp成分，也就是保留了復句假設分句的部分內容，而對結果分句完全省略。如果按照沈家煊（2006）對漢語構詞、造句方法的分析，可以歸納為“截搭”型的構式。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推測的理由主要基於以下兩點：

① “待VP，……；待不VP，……”或者“待不VP，……；待VP……”的隱含語義與“待V不V”有著語義上的一致性。

“待VP，……；待不VP，……”或者“待不VP，……；待VP……”，一般都是用於描述心理活動，表明一種進退維谷的境地，強調選擇的為難之處。不論是做肯定選擇，還是否定選擇，都是會有弊有利。並且該結構語義主要強調的是，不論哪種選擇都會帶來弊處，也就是該結構強調不利之處，而對益處則略而不談。從心理上來說，這是兩難的選擇，哪種選擇都不想要，卻又不得不選擇，蘊含著對選擇本身的否定傾向。其中強調“矛盾之處”和“否定傾向”都是這些結構的隱含義。宗守雲先生（2015）認為，“待”字的語義本身即是跟否定相關聯的。

這些復句結構強調“矛盾之處”和“否定傾向”的隱含義，與“待V不V”構式的語義相一致。

②“待V不V”結構可以通過補足語義，還原為“待VP，……；待不VP，……”或者“待不VP，……；待VP……”的形式。

“待V不V”結構的語義是描摹人物的情態，很多早期的結構都可以還原為“待VP，……；待不VP，……”或者“待不VP，……；待VP……”的句式來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動。下面我們根據該結構所描摹的情態去揣摩人物發出動作時的心理狀態，嘗試對前文所列例句中部分早期例句進行結構還原。如：

11) 那老兒見他生得俊雅，年少身輕，**待答不答**的還了他個禮，用手摸著他頭兒笑嘻嘻問道《西遊記·第74回》

(老者的心理活動大概是：待回禮吧，這小和尚這麼年輕；待不回禮吧，來而不往非禮也。老者因為行者變化的小和尚年輕，想不回禮，但因行者施禮在先，中國人講究來而不往非禮也，故而還是回了一個禮，但態度很隨便，不恭敬，故而後文還有摸著他的頭問話的舉動。)

12) 晁家的管家將陳師娘的形狀對晁夫人說知，晁夫人**待信不信**，差人先去說知，要接陳師娘到家久住幾日。《醒世姻緣傳·第92回》

(晁夫人的心理活動可能是：待不信吧，管家有何理由撒謊！待相信吧，世間怎麼會有如此不孝的子孫！因此要去試探一下。“待信不信”本來就是模糊性的主觀判斷，語義體現的主要是不怎麼相信)

13) 等珍哥走到跟前，往靈前行過了禮，孔舉人娘子大落落**待謝不謝**的謝了一謝，也只得勉強讓坐吃茶。《醒世姻緣傳·第11回》

(孔舉人娘子的心理活動大概是：待不謝禮吧，珍哥畢竟是來吊孝的客人，不回禮顯得自己禮數有缺；待回禮吧，珍哥只是一個妾，給她回禮，擡高了她的身份。因為對珍哥身份的蔑視，孔舉人娘子儘管謝了，但是態度非常不恭敬，非常不情願。)

14) 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裏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來，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紅樓夢·第32回》

(湘雲面對寶釵的問題，不說的話，駁了寶釵的面子；說的話，又感覺家醜不可外揚。或者是：湘雲很想要把心中的委屈一吐為快，但又想到家醜不可外揚，故而吞吞吐吐，最後還是沒說。“待說不說”表達了欲言又止、想說又不能說的複雜矛盾心理。總之，是留了許多想像的空間給讀者，讓讀者去細細揣摩。)

(3) “待V不V”與“待VP，……；待不VP，……”、“待不VP，……；待VP……”的語義、語用差異。

“待v不v”構式的語義與元曲中大量存在的多層復句句式語義相應。元曲的並列復句句式是說話人對自己心理的直接陳述，能更準確描寫心理活動，但卻稍顯直白。當然，這也是與戲曲是一種主要訴諸聽覺的藝術形式有關，聽眾主要是依靠唱詞來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需要把心理的細微活動用直接的語言來表達。而用文字記載的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書面語言，很多時候講究不要太直白，要含蓄內斂，最好“言有盡而意無窮”。

元曲因為是視聽文學，在識字率不高的古代社會，戲曲語言的傳播遠比書面語言要廣泛，其語言對人們口語的影響也會很大。因此可以想象，用“待不VP，待VP”來表達“為難、矛盾”的語義，在當時肯定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表達方式。至於後來是誰首先創造性的開始使用“待v不v”的緊縮格式大概很難考證了，但從文學作品的使用情況看來，到了明代，新的四字格式“待V不V”開始出現了。這種格

式主要用於描述性語言，僅保留了相同的VP，其他對如何抉擇及如何為難的諸多心理活動的敘述都一概省略。語句簡省了，語義的表達卻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很多言外之意讓讀者去揣摩和體會，好似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留白”一樣。這種“待V不V”的緊縮格式，有著“意猶未盡”的語言魅力，這也是中國傳統藝術追求“言有盡、意無窮”的境界在語言文字上的體現。並且，該格式緊縮之後，原來句式的隱含義“強調矛盾之處和否定傾向”成為“待V不V”格式的凸顯義。故而該結構可以解釋為：“象是……，又不是……”，描摹在說話人的眼中看起來就是自相矛盾的一副情態，但其語義是否定的。如：“待理不理”，意義是描摹特定情境下某人的神情態度，其語義同樣是偏於否定，意義是“不願意理睬”。“待看不看、待抹不抹”也都是傾向於否定的語義。由復句到“待v不v”格式的形成，經歷了一個主觀化的過程，即由說話人對自己心理活動的陳述，轉變為旁觀者對描述對象的行為或心理活動的主觀看法或者推測，因此該構式的形成之後，主觀性進一步增強了。如：“待說不說”，體現了旁觀者對說話人欲言又止的為難心境的體諒；待答不答，表現了旁觀者對答禮人的不情願心理的主觀推測。

因此，我們認為“待V不V”是“待VP，……；待不VP，……”或者“待不VP，……；待VP……”的緊縮形式，且緊縮之後，該形式的主觀性進一步增強。

### 3.2.2. “愛理不理”類構式是“待v不v”的類推結構

(1) “愛”字替換“待”字的原因是近義詞匯的更替。

“待”作為助動詞的用法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逐漸消亡，僅在方言中仍有保留。人們之所以選用“愛”字來替代“待v不v”結構中的“待”字，原因大概是：“愛”在近代漢語中，意義越來越虛化，在一些“愛+VP”結構中用於表達傾向性，意義近似於助動詞。且該結構中的“愛”字後的vp成分所代表的人或物的傾向性通常與說話人的主觀願望相反，也就是事物的傾向性與說話人的傾向性之間存在矛盾，說話人的態度傾向於否定性。這一點與“待v不v”結構可表達“矛盾”和“否定”的語義相通。因此，隨著助動詞“待”在普通話中的消失，人們選用了“愛”字代替了“待v不v”結構中的“待”，形成了“愛理不理”類的“愛v不v”結構。

據筆者所見材料，明清時期的“待v不v”格式中，v全部都是單音節動詞。其中“待理不理”使用頻率最高。與之相應，因同義詞匯替換而得的“愛理不理”也是“愛v不v”結構中的一個典型的例子，使用頻率很高。跟“待理不理”關係非常密切的還有一個結構“待答不理”。“待答不理”從表面形式看來似乎不能歸屬於“待v不v”格式，因為“答”和“理”是兩個不同的動詞。這個結構應該是“待搭理不搭理”進入“待v不v”格式後，受到四字格的限制而創造出來的，其意義等同於“待理不理”。“愛答不理”、“愛搭不理”都是“待理不理”、“待搭不理”中“待”的近義詞替換而產生的新結構。它們的意義幾乎完全相同，可以替換使用而不會產生語義的差異，僅是體現了不同的方言特色。

(2) “愛理不理”與“待理不理”在近代漢語典籍中的使用情況

在筆者檢索到的古漢語語料中，“愛理不理”共8例，使用數量少於“待理不理”，且出現時間晚於“待理不理”。“愛理不理”的最早的用例是清末道光年間的《品花寶鑒》，用於對話語言之中。《官場現行記》中沒有“待理不理”的用例，僅有1例“愛理不理”，且用於對話。幾乎同時代的吳方言小說《九尾龜》中，既有“待理不理”，也有“愛理不理”，大概反映了二者並存時期的狀態。“待理不理”主要用於敘述語言，共有5例，而“愛理不理”用於口語，僅2例，並且使用者的身份是男性，而《九尾龜》的語言風格是：青樓女子講蘇白，而客人操官話。根據二者的用例情況，我們猜測“待理不理”的使用可能是受到前代書面語言的影響，而口語中使用“愛理不理”的情況，則反映出當時官話中“愛理不理”的構式已經出現，



且人們已經習慣於用“愛理不理”來代替“待理不理”了。例如下文所列：

- 35) 寶珠道：他如今要我們叫他為三爺，若叫他三哥他就愛理不理的。清《品花寶鑒·第36回》(p11, 8)
- 36) 書玉覺得秋谷今日情態溫存，絕不是前日在張園那一副待理不理的面孔，更是十分意滿。清《九尾龜·第12回》(p3, 13)
- 37) 從沒有一些兒笑面待他，只是冷冰冰的面孔，待理不理的樣子。王太史那裏曉得，還是在他身上拼命的花錢。清《九尾龜·第65回》(p2, 6)
- 38) 王太史搭訕著和他說話，他也是待理不理的樣兒。修甫看了甚是疑惑，卻又不好問他。清《九尾龜·第66回》(p2, 17)
- 39) 見了陶觀察和辛修甫等一班客人也不開口，揚著個臉兒待理不理的，把嘴唇皮略略的動了一動，也算打過了招呼。清《九尾龜·第92回》(p3, 11)
- 40) 範彩霞聽了不覺面上一紅，別過頭去見了陳海秋，待理不理的叫了一聲“陳老”，一屁股就坐在陳海秋背後。清《九尾龜·第101回》(p3, 12)
- 41) 荀侍郎見了他們這般待理不理的神情，更覺得火上澆油，薪邊措炭。清《九尾龜·第175回》(p4, 15)
- 42) 我看妳的相待薛金蓮也算得盡心竭力的了，怎麼薛金蓮的待妳總是這樣愛理不理的樣兒。《九尾龜·第91回》(p5, 9)
- 43) 為什麼妳們先生見了我的面總是那一付愛理不理的樣兒，連好好的一句應酬話兒都沒有講過？清《九尾龜·第一百一回》(p2, 6)
- 44) 有些小老爺們來稟見，人家見了他，二太爺長，二太爺短，他還愛理不理的。此時卻在這裏替大人拎馬桶：真正人不可以貌相了。清《官場現形記·第13回》

### 3.3. “愛來不來”類構式的來源

#### 3.3.1. “愛來不來”類構式的形成受到了互文的影響

對於“愛V不V”構式中的“愛來不來”類，本文贊同該結構來源於“愛vp就vp，不愛vp就別vp”句式。但對於該結構產生的原因，本文認為俞敦雨先生的分析更為可靠，也就是認為該構式是受互文影響直接產生的一個構式，而不是經過江藍生所分析的幾個階段而逐漸形成。只是俞先生分析過於簡要，且對語義的表述也過於籠統，一直未受到學者關注。

“互文”是古人常用的一種修辭方法，在《詩經》中就有不少用例。如：《詩經·小雅·采芑》：“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也就是這種修辭手法講究“參互成文，含而見文”，把原本是一句的內容分寫成兩個部分，理解時要把上下文的意思互相補足。上下文兩句，在邏輯關係和事理上是處於一種相互對應或相互對待的關係。古人採用這種修辭手法，不僅為語言形式的簡潔，而是具有強烈的主觀性，體現著作者強烈的感情色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我們可以按照邏輯補足語義，意思是：鉦人伐鉦，鼓人伐鼓，陳列師旅，動員師旅。但是《詩經》運用互文結構，更言簡意賅，寥寥數語描繪出了鑼鼓喧天、陳列軍隊、陣前誓師的嚴肅而壯烈的戰前氣氛，行文簡潔，鏗鏘有力。而《漢樂府詩》中“戰城南，死郭北”也是互文見意。意思是：城南、郭北都淪為戰場，到處都是屍體。《漢樂府詩》採用互文手法，用簡潔的語言陳述了戰爭的慘烈和殘酷，蘊含著詩人更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

“愛來不來”，其意義可以還原為“愛來就來，不愛來就不來”，大概就是受到互文影響或啟發而緊縮形成的構式。與原來的復句相較，這種緊縮格式更適合體現說話人強烈的主觀性，這點與互文是一種主觀性表達也有相通之處。該格式的形成證明修辭與語法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這一點也為許多學者所認同。陳望道曾經說：“文法和修辭雖然是兩門不同的學科，但是二者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文法事實和修辭現象往往可以互相轉化。因此，研究它們的時候，可以同時進行，雙方兼顧，使我們的研究更為周到全面。”（陳望道1978：15）近年來，學者對修辭的語用分析更為重視。沈家煊（2006）說：“修辭是說話人出於某種目的對語言形式的創造性運用。廣義的看，修辭活動屬於語用範疇。許多語法形式最初都是語用現象，經反復使用，廣為流傳便逐漸凝固下來，最終演變成為約定俗成的語法規則。”陸儉明（2015）也提出相似的觀點，重點討論了構式與修辭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我們認為不僅“愛來不來”類是受修辭手法影響而產生的，“愛理不理”類的來源“待v不v”構式的形成，也可以屬於修辭構詞的一種，即“截搭”型。

因此，本文贊同俞先生觀點，認為“愛V不V”中的“愛來不來”類構式是古人采用互文的修辭手法而創造的一種緊縮結構，這說明構式並非無源之水，構式的形成也可以有語言的傳承性。

### 3.3.2. “愛來不來”類形成後的主觀化與結構的重新分析

“愛來不來”類結構是一個半開放式的、能產性很強的圖式構式。該結構因為能表達主觀性，使用越來越廣泛。大部分單音節動詞和部分雙音節動詞都可以進入到該格式。

“愛來就來，不愛來就不來”，表達的是一種任由對方選擇的語義，表達的態度也很平和，但緊縮為“愛來不來”後，該結構經常表達的是說話人的不滿態度。該結構的使用語境通常是，說話人認為被敘述對象選擇的傾向性與說話人的主觀願望是相反的，並且將對方視為自己的對立面來看的，認為其行為傾向對自己是中不利的，因此該結構表達的是一種消極色彩義，蘊含不滿情緒。這正與“愛”字的語義相關聯。在該結構中，“愛”主要是用來表達主觀態度的，接近於助動詞的用法，其語義是表示一種傾向性，語義指向是聽話人或者敘述對象，並且表示聽話人或者敘述對象的傾向性與說話人的主觀願望相反，表達一種否定的傾向性。這說明在“愛來不來”結構中，“愛”字是影響了構式的語義和語用的。如：

愛來不來（來不來，無所謂）

使用語境：或者是說話人希望對方來，但對方沒來；或者是說話人不希望對方來，但是對方來了。因此，說話人才會使用“愛來不來”。但不論哪種情況，都表明敘述對象的傾向性，與說話人的主觀願望是相反的。

愛讓不讓（讓不讓，無所謂）

說話語境是：說話人的願望是要做某事，而敘述對象可能禁止說話人的行為，因此，敘述對象的傾向性與說話人的主觀願望是相反的。

愛恨不恨（恨不恨，無所謂）

使用語境分析：說話人的行為可能導致某人的怨恨，而從常識推論，人都不希望被別人怨恨的，那麼敘述對象的主觀傾向性，與人之常情相反，也是與說話人的主觀願望相反的。

李宗江先生（2009）在討論“愛誰誰、愛咋咋”時，認為在該格式裏：“愛”的語義指向是說話者，表示說話者對後面代詞所指的結果不關心、不施控，任由其發生，因此詞義進一步虛化了。他認為，“愛v不v”結構按照最初的層次分析應該是：愛V/不V，後來結構的隱含義上升為結構義，主要表示動作的發生與否說話者不關心、不在乎，從中傳達出說話人不耐煩、不高興的主觀態度。從而，“愛”的意

義發生了變化，也有了“任憑、不在意”的意思，結構層次也發生了重新分析，變為“愛/v不v”。

對李先生關於該結構的切分和結構語義、語用的分析，本文都持贊同意見，但是，我們還是不贊同李先生所言，“愛”有了“任憑、不在意”的語義。本文認為，“愛”的意義是表達傾向性，“任憑、不在意”是該結構的語義，而非“愛”的語義。但是，“愛vp”結構中，“愛”的隱含義（即表達事物的傾向性與說話人的主觀願望相反）的確對該結構的語義產生了影響，並造就了該結構的不滿語用。該結構也造成了“愛”字語義的進一步虛化，虛化成一個僅表“傾向性”的助動詞。

沈家煊先生曾經說：“主觀化的程度高低跟語言編碼形式的多少成反比；主觀化程度越高，觀察對象越是脫離舞臺，在語句中登臺呈現的語言形式就越少……主觀化是說話人越來越從自我的視角出發，用會話隱含義或語用推理來表達未用語言形式表達的意義，結果也是主觀化程度越高，相應的表達形式越少。”（沈家煊2011：18）“愛來不來”結構，從“愛來就來，不愛來就不來”緊縮為“愛來不來”；其結構切分，從“愛v/不v”轉變為“愛/v不v”，都是經歷了重新分析的結果。“愛”的語義也發生了主觀化的演變，近於助動詞。總之，“愛來不來”類格式是一個經過高度主觀化而形成的構式。

#### 4. 結論

(1) 構式“愛v不v”可以分為“愛理不理”和“愛來不來”兩類，這兩類構式是同形異義，其語義、句法、語用都有著很大的差異。“愛理不理”類主要用于敘述性語言中，其句法結構主要是作狀語、定語，也可以作謂語；其語義是描述某人的情態。“愛來不來”類構式多在口語之中，表明說話人的主觀態度；其句法結構主要作謂語成分，有時可以獨立成句。

(2) “愛理不理”和“愛來不來”兩類構式，從形式上看是同一個構式，但它們的來源不同。“愛理不理”類構式來源於“待v不v”的替換結構，而“待v不v”是元明時期常見的雙層多複句“待VP，……；待不VP，……”或者“待不VP，……；待VP……”的緊縮形式，並通過進一步主觀化之後形成的，屬於“截搭”式構式。“愛來不來”類構式是“愛來就來，不愛來就不來”受“互文”修辭影響而產生的緊縮構式。因此不論是“愛理不理”類，還是“愛來不來”類，其來源都與修辭方式關係密切。

#### 注：

①目前Goldberg對構式定義的闡釋是：“任何格式，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一方面不能通過其構成成分或其他已確認存在的構式預知，就被確認為一個構式。”（Goldberg 2006：5）（該中文翻譯依據《運作中的構式：語言概括的本質》，吳海波譯，2013）。根據這一定義，“愛v不v”的語義不能根據其構詞成分的語法結構推知，則可以判定為構式。

②語料來源：本文的語料主要是使用了北大語料庫、國家語委語料庫及筆者自己搜集的語料庫檢索所得。其中部分語料對照了影印本底本，《西遊記》對照了明代刊本《唐僧西遊記》、《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醒世姻緣傳》對照版本是中華民國74年出版的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九輯，諷喻小說；《紅樓夢》對照版本是程甲本；《品花寶鑒》對照清道光己酉刻本；《九尾龜》對照版本是清宣統三年點石齋合刊本；《野叟曝言》對照版清光緒匯珍樓刊活字本。

## 參考文獻：

- [1] 俞敦雨, 《“愛×不×”式的分析》, 《漢語學習》, 1982, (2)
- [2] 許維翰, 《“愛……不……”與“愛……不……的”》, 《漢語學習》, 1982, (2)
- [3] 遲永長, 《“愛v不v”句式談》,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 1995. (1)
- [4] 劉承峰, 《“愛v不v”結構的語義分析》, 《漢語學習》, 2004, (2)
- [5] 沈家煊, 《概念整合與浮現意義》, 《修辭學習》, 2006, (5)
- [6] 沈家煊, 《“糅合”和“截搭”》, 《世界漢語學習》, 2006, (4)
- [7] 沈家煊, 《漢語“主觀性”與“主觀化”》, 《漢語主觀性與主觀化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1
- [8] 江藍生, 《同謂雙小句的省縮與句法創新》, 《中國語文》, 2007, (6)
- [9] 李宗江, 《“愛誰誰”及相關說法》, 《漢語學習》, 2009, (1)
- [10] 陳滿華, 《關於構式語法理論的幾個問題》, 《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文雙月刊), 2009, (5)
- [11] 丁加勇、易磊, 《用構式語法研究“愛v不v”結構》, 《雲夢學刊》, 2009, (6)
- [12] 李文浩, 《“愛v不v”的構式分析》, 《現代外語》, 2009, (3)
- [13] 吳愛, 《“愛v不v”結構的語篇分析》, 《西昌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7, (3)
- [14] 郭聖林, 《愛v不v句式的語篇考察》, 《漢語學習》, 2009, (1)
- [15] 李英子, 《試析“愛v不v”的固化過程》, 《漢語學習》, 2012, (3)
- [16] 桂靖, 《“愛V不V”語義分析與文化闡釋》, 《人文叢》, 2014
- [17] 李思旭、沈彩雲, 構式“愛v不v”的認知語義及整合度等級》, 《漢語學習》, 2015, (2)
- [18] 宗守雲, 《晉方言情態動詞“待”及其否定關聯和意外性質》, 《中國語文》, 2015, (4)
- [19] 陸儉明, 《構式與修辭》, 《第二屆漢語句式國際學術研討會》, 上海, 復旦大學, 2015, 12
- [20] 陳望道, 《文法簡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8
- [21] 呂叔湘, 《現代漢語八百詞》,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0
- [22] 吳福祥, 《漢語主觀性與主觀化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1
- [23] 江藍生, 《漢語詞匯語法論考》,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 [24] Adele E. Goldberg 著, 吳海波譯, 《運作中的構式: 語言概括的本質》,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he Construction “ai V bu V”  
How “ai li bu li” and “ai lai bu lai” Share the Same Syntactic  
Form but Have Different Origins

Hu yuhua

Abstract

“ai v bu v” is a common construction of a colloquial expression in modern Chinese, being frequently used and having special semantic meaning. This paper divides them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type of “ai li bu li” and of “ai lai bu lai”. These two types share the same syntactic form but are different in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and they have different origins. The type of “ai li bu li” deriv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dai v bu v” which was us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the word “ai” taking the place of its synonym “dai” in the construction “dai v bu v”. The type of “ai lai bu lai” is the contraction of the complex sentence “愛來就來，不愛來就不來”，and was affected by a special rhetorical method named “互文” in ancient Chinese.